

〔苏联〕伏·德鲁日宁著

狼獾防区的秘密

LANGHUANFANGQU DE MI MI



〔苏〕伏·德魯日寧著

“狼 獾 防 区” 的 秘 密

李 国 海 译



江 蘇 文 藝 出 版 社

內 容 介 紹

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希特勒匪徒在苏联某边境地区构筑了一道坚固的“防线”，即“狼獾防区”。在苏军猛烈的攻势下，固守“狼獾防区”的希特勒匪徒狼狽而逃。战争结束后，新的战争狂人接收了希特勒的衣钵，不断派遣间谍潜入苏联国境，并不惜让希特勒的老牌特务冒险来到“狼獾防区”，企图炸毁“狼獾防区”的秘密地下室。但在苏联边防军机智、勇敢的追踪下，逮捕了全部间谍，并揭开了“狼獾防区”的秘密：原来这里并不是真正的防禦工事，而是一个探井，这里隐藏着給人类能带来幸福，同时也带来巨大灾难的物质——丰富的原子物质矿藏。他们潜入特务进行破坏的目的，就是为的不让这一秘密被苏联人民获得，事情的結果却使战争狂人大失所望。

В. ДРУЖИНИН

ТАЙНА

“РОССОМАХИ”

“狼獾防区”的秘密

[苏联] 伏·德魯日宁著

李国海译

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〇〇四号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一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 3/8 字数86,000

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32,000

I

我酷爱旅行，有一次来到遥远艰苦的边疆。

第一次看到蛇沼和那些好象陷在蛇沼里的平塌塌的小丘时，还一点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，不知道那至今没有结束的、惊人的“搜索”^①。

然而光这一带的景色就会令人不安。

木排路两边的泥塘里，到处露着弯曲的刺刀、半腐烂的枪



① 此地泛指军事“搜索”结束后的地质“搜索”——普查；在俄语中，“搜索”和“普查”是一个字：поиск。参看159页。

托和鏽紅的鐵絲網。突然叫人想起結束了那么久的戰爭，和平夏日的寧靜破壞了，戰爭仿佛临近了，死亡和腐爛的气息迎面扑來。

木排路通往“狼獾防区”，确切点說，通往这条在希特勒司令部战报里被称为“銅墙鐵壁”的敌人防綫的殘址。透过小丘上那一片被炮火摧殘得七零八落的树林子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淤积着污水的塹壕，和掩蔽室的傾斜的盖木。盖木上的草皮乃至树皮早給雨水冲光，露出光秃秃的圓木头，閃着白骨似的光。

1944年秋天，法西斯匪徒丢盔弃甲，陷足泥塘，狼狽逃到这里。然而“狼獾防区”沒有能够挽救希特勒匪徒的命运。我們的軍隊开始从側翼包围“狼獾防区”，敌人害怕陷入包围圈，便越过国境，繼續往西敗退。沒发一枪一弹便拿下的“狼獾防区”，象具躺在森林里的巨人尸骸留下来。这一带連和平生活也看不到。人們一看见树干上的警告牌：“地雷！生命危險！”，便避开这死气沉沉的“狼獾防区”。

地雷已經沒有了，都清除了，但是我突然担心起来，不知为什么，总不敢放心地迈步。看来，我的同伴阿尼坎諾夫少校也担着同样的心事。少校是个快乐平易的热誠人，这时候突然緘默下来。他的一举一动，乃至步态，那一般老軍人常有的整齐均匀的步态，变得慌乱急躁起来，仿佛他也想尽快地离开这里，不再看見这露着黑眼窩的地堡，和这踏坏的灰綠色鋼盔。离开这里，到大路上去暢快地喘口气……

記得那天很靜，万籟无声，沒有风，树林呆立不动，但是我

象一个被爆炸震聋的人一样，觉得这寂静也是靠不住的。

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阿尼坎諾夫。他正出神地想着什么，心不在焉地说道：

“不錯，不錯。这里炸得很厉害……咱們走吧，我領您去看去。”

一时来到一个小湖边。湖里倒着一些半塌的小木房，大約是从前參謀軍官的住所吧。一面光板墙完全散在水里了，只看見一小捆房頂板，和一小片結成毡子似的平扁的掩蔽針叶。

“这就是我想領您看的，”阿尼坎諾夫說。“爆炸后整个谷地都淹沒了。您不亲眼看看这情景，我是沒法讲給您听的。現在咱們消消停停地到房子里去吧。”

我听完阿尼坎諾夫少校的讲述，尽我的记忆和能力所及，記了下来。

“我过的是漂泊无定的軍人生活，又兼是个单身汉。全部家当就是一些书籍和一根假餌釣竿^①。在这样的地方，在这样的曠野，能够沒有根釣竿嗎！接到报告的那天晚上，晚飯桌上跟同事們聊天，聊的正是釣魚。

不过先得談談我自己的情况^②。年輕的时候教授們打算要我将来做个語言学家，可是我一拿到毕业文凭，就凭着共青团許可証参加边防軍去了，后来当了肃反人員，而且并不后

① 一种运动消遣用的捕猛魚漁具，由釣竿和固定在竿上的繩軸构成，軸上繞繩有150公尺繩子。

② 为处理方便起見，阿尼坎諾夫的叙述一律依原文形式，不加引号。

悔。工作虽不轻松，也不后悔。第一次战斗洗礼是在中亚细亚跟巴斯馬奇匪帮^①作战时受到的。在那里，我丧了妻……

我毕业文凭上列着许多科目，有时打量这张文凭，老实说，总有点惊奇。我看着，就想：“难道我以前知道这么多东西吗！”自然，这一大堆东西，除了现代德语以外，全都忘光了。德语在战争中派了用场。我当时换了一种武器：写传单啦，用无线电号召德国士兵投降啦。

战后回到边境，被派到这里来，派到这一带地方。

是我自己巴望到这里来的。为什么？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。1943年2月在这里牺牲了我的达什卡，我的女儿。

妻死后家里只剩下我跟达什卡两个人。我不说没想过续弦，不，凭良心讲，我不能肯定这一点。但是达什卡不答应。这也許是可笑的吧？同志们嘲笑我，把达什卡叫做我的指挥官。他们叫得不错。

您是不是个滑雪手？不是的？不然您就知道达姬扬娜·阿尼坎诺娃^②的名字了，是个运动健将，共和国冠军……

她怎么牺牲的，我不知道。去侦察，没有回来。全小组都没有回来。

我大约挑选工作地点的时候，总抱着一种模糊的希望，想打听达什卡的事吧。总之，我渴望到这里来。

是前年春天，一天吃晚饭的时候，我们部队司令部接到一件情报。

① 1918—1924年中亚细亚的反革命匪帮。

② 达什卡的名字和父名。达什卡是小名。

我已經提到，当时大家在軍用貿易机构的飯厅里平靜地交談着，談到湖里的冰裂了，眼下正是帶着假餌釣竿去釣魚的好时候。

馬罗契金中尉說道：“五月末是梭魚的产卵期，梭魚性子躁，常会跳到冰上来，用手都捉得着。”

我笑笑。馬罗契金是庫班人，才入伍不久，說話象个行家，其实那些話全是从別人那儿听来的。可是年长人談話的时候，他就耐不住要插嘴了！是个自信心很强的小伙子，虽說有时候不免討人厌烦，但毕竟是个好样的！紅面孔，翘鼻子，一双黑眼睛，看起人来帶着追根究底的神色，这眼神不禁使我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来，那时我是个大學生，自以为能够在科学上进行改革。

“我不劝您用手去捉梭魚，”我說。“不过这种事是有的。在拉特瓦·波罗格村。”

“那儿的魚还没有受惊，”另一个人說。

“会惊走的，”无所不知的馬罗契金說道。“每逢假日，契尔諾戈尔斯克来的釣魚的人就一窝蜂似的都到那里去。”

报告中断了談話。我們北边邻部的哨所逮住了一个越境分子。怎么逮住的，現在記不大清楚了。不过这沒有关系。要紧的是他的口供。

从他的口供中知道，敌人又在准备越境。

这回打算光临的是根利赫·巴德尔，一个上了年紀的人，一家很大的私营牛奶公司的職員。

巴德尔是怎样一个人，我們有数。原来四十島湖上也有

一些半島，全都风景如画，內中一个半島上有巴德尔在淪陷时期盖的一座房子。你坐上汽艇，島子从眼前浮过，从島子之間远远的岸上可以看出一个灰屋頂。

巴德尔沒有在那里作威作福多久，便跟着希特勒匪徒一道滾蛋了。

巴德尔現在要来干嗎呢？这一点那个被捕的間諜不是不知道，就是不愿意說。他只口口声声說，巴德尔的任务挺重要。究竟怎样弄清巴德尔的企图呢？得迎上去，跟踪他。

我們部队的首长切尔卡申上校把司令部的軍官召去，告訴了这消息。虽然巴德尔要在邻区越境，我們也应当加紧監視，做好准备。

总之，您知道，星期天沒能去釣魚。

两天后弄明白了：邻部遇見了巴德尔，追踪了他几公里，被他在雾气中溜掉了。这一带，这时节是白夜，不过早晨有大雾。

于是宣布搜索。

您知道搜索是怎样一种情形嗎？您如果碰上过，就会忘不了。

在我們边境上，战斗信号不是用喇叭，而是用无綫电波发布到各警备所、哨所、以及部队守卫区域的各个角落的。因而边境上的生活与別处不同。

逢到这时候，哨所里的兵营空了，枪架上的步枪都取下来了，組成了加强工作組。

土山上、林間小路上和大小十字路口上，看起来都沒有什

么异样。只是山植树丛稍微茂盛了些，那边的小椈树林也稍微密了些。您猜那是什么？那是一个拿着卡宾枪趴着的战士，腰里插的没有根的植物。要走到紧跟前才能看清这战士，以及穿着伪装躺在旁边的其他战士……

潜伏哨机警，敏感，不合眼。潜伏哨不常换岗，换岗都是在暗中小心地进行。战士瞌睡极了，头沉了，搭拉下去了，但是冰冷的卡宾枪马上使他清醒过来。他端着卡宾枪，稳稳地端着……

不能够睡觉。越境分子随时可能出现的。从小树林后面，从那棵粗松树后面，从小丘后面……出现。这样荷枪以待的机警的潜伏哨有许多。他们等待着，窥伺着。而搜索小组则通过荒无人烟的地方，穿过沼泽移动。那些人是象雕象一样一动不动。这些人却是不歇脚地行进。他们全付武装，带着电台，默默地行进。在简短的休息时刻也不生篝火。他们行进着，机警地注视着周围，处处留意，哪怕对树林上空盘旋的一只鸟儿，或是一棵压皱的羊齿草也不放过。

这一切——搜索小组的路线、潜伏哨的分布——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。要打量一眼搜索场面，得到司令部去，到部队首长切尔卡申上校的办公室去。那里挂着一幅大地图，上面满是小旗子和暗号，标出准备战斗的边防军每日每时的位置。

从南往北，有一条黑色铁路线通契尔诺戈尔斯克城。铁路线西边是森林和沼地，中间是汪洋的四十岛湖。湖的北边有个湖湾与深湖相连，深湖边上是小城凯列契。西边有“狼獾防区”布雷区插入这两个湖所形成的孤线。再往西就是国境

了。

切尔卡申披着軍大衣，站在挂图跟前，指指“狼獾防区”西南接近国境的一片荒僻地区說道：

“您瞧瞧，少校同志！不妨把这个方向也堵上。您說呢？这里咱們的人太少了点儿。”

我看了看，同意了。

对您說吧，我并不以为自己老了，所以随时准备去偵察，而当时的情况特別使我不安。是的，特別不安，——至少現在覺得是这样。

上校摇摇头道：

“地方很荒野，还是派个年輕点的去干这件事吧。好嗎？派馬罗契金中尉去怎么样？您說呢？”

老实讲，我不大高兴，但是尽量不露声色。

“关于馬罗契金，我只能說个‘好’字，”我說道。“他在北方待过两三年，参加过搜索，受过嘉奖。虽說是庫班人，草原人，可很快就熟悉了环境。”

“咳！我不喜欢你这个‘虽說’，”切尔卡申叹口气。“我也是个哥薩克，頓河哥薩克，可是……”

切尔卡申在帕米尔山区的哨所里待过，在烏苏里大森林的哨所里也待过。在大森林里，日本間諜曾朝他开枪，打穿了他一只手臂。論年紀我跟切尔卡申同岁，不过战斗經驗他多些，然而这並沒有妨碍他細心听取下級的意見。

“有一点我不放心，上校同志，”我接下去說。“馬罗契金經驗够嗎？”

切尔卡申笑笑，直截了当地問：“您自己想去？”

“是的，”我承認道。

“好啊，”他点点头。“派是派馬罗契金去，不过要跟个上級一道。”

“跟我一道吧，上校同志！”

“好吧，”他想了想，点点头。“就跟您一道吧。”

一小时以后我开始指揮搜索小組了。

我們一共五个人。除了我和馬罗契金以外，还有超役中士雅可夫列夫——一个沉默寡言的高个儿大力士，当地人，我們部队的追踪能手；上等兵安諾什科夫——雅可夫列夫的学生，頓巴斯来的小伙子，矮小矫健，頰上露着狡猾的酒窝；和上等兵无綫电員庫亞金——一个瘦小个儿，大耳朵，皺眉头，直眉竖眼的。这庫亞金也熟悉自己的业务，早在喀山上九年級的时候，就制造过电视机了。

总之，人挑得不錯。

偵察第二天，就幸运地发现了敌人的踪跡。雅可夫列夫看見一棵樅树下面羊齿草压皺了，旁边还有火柴梗，这說明有人在这里休息过。此后很快就看見了巴德尔。

巴德尔一直朝东走去。

您知道这一帶在地图上是什么样子嗎？它好象被切成許多碎条子，碎条子中間是无数从西向东伸延的狭长的浅蓝色湖泊。这儿是水多些呢还是陆地多些？有些地方水是絕對不少的。再說，陆地并不是到处都名副其实——它被沼泽侵蝕了。哪里有沼泽，哪里便有紅褐色的不毛之地，树木都往岸上攀

附，向上蔓延到洼地边上的土山上，想离得泥塘远些。

这里人烟稀少。方圆一百公里以内只有五六个村庄，而且都是小村子，紧靠着两条有树林的小河。这儿大路很少，人修的小路也不多，然而却常能碰见麋鹿踏出的小路。

棘手的地方啊。不熟悉的人一抬腿就会陷足泥塘，或者迷失在密林里。不然便是被水挡住去路，在河湖交错的迷魂阵里徘徊，挣扎，找不到出路。巴德尔熟悉这一带。他不慌不忙，沉着地走着，不迷路。

一条老的军事规则指示说，监视敌人要不暴露自己。这一点我们做到了。巴德尔没有觉察有人追踪他。每当他乘着用绳子草扎成的木排，通过沼泽或是湖泊的时候，我就派马罗契金带着两个战士走在泥塘的一边，自己带着另一个战士走在另一边。针叶灌木丛掩护着我们。

有时候巴德尔的身形在我的望远镜里现得很清楚。他象当地居民一样打扮：短皮袄，风帽，镶黄皮边的毡靴。有一回整个目镜被他的脸填满了，这是一张圆圆的，长着淡白眉毛，五十岁光景男子的脸。他的嘴唇动弹着，自言自语着，象北方人独个儿打猎或钓鱼时消磨时间的那副样子。

巴德尔并不停下来吃东西；想来是一边走一边从背包里掏东西吃吧。他很着忙。我们自然也不能休息。最后，晚上八点钟光景，巴德尔钻进灌木丛里，没有动静了。

我命令战士们密切监视灌木丛，自己从图囊里取出地图，把马罗契金叫到跟前。

老实说，这时候我倒有些不安了。刚在地图上测定了我们

的所在地，画下了走过的路綫。脊梁上就起了鸡皮疙瘩。馬罗契金一看，也惊讶得咬紧嘴唇。

“‘狼獾防区’！原来他……”

“很可能的，”我打断他的话。“他想抄近路穿过布雷区到湖边去。可巧他以前的别墅在那边。”

我又看了一下地图，又检查了一遍。也许我弄错了？不，一点不错。从我们站的山岗上看得很清楚。瞧，这是我熟悉的蛇沼，它的尽头处就在我们下方；东边，在一带黑郁郁的灌木林后面，是铁山岭。这山岭的轮廓我也看见过不止一次。山岭上是“狼獾防区”的主要防御工事。布满塹壕、地堡、掩蔽室、铁丝网、防坦克栅和地雷、地雷、地雷……是啊，我们一直陷入了“狼獾防区”，陷入了万恶的“狼獾防区”。巴德尔要是想绕过它的话，早就拐弯了。

此刻他大概躺下来歇息了，以便养足精神，冒险穿过“狼獾防区”。

馬罗契金不耐烦地望着我。他脸色苍白些了，两道浓眉显得象炭画的一般黑。我又弯腰看地图，难道巴德尔就一直穿过去不成？这样看来，他显然有布雷区的平面图。我们却没有。不论司令部里或是军区里，我们哪儿也没有详图。

“馬罗契金同志，”我出声地盘算道。“派您绕过去怎么样？带两个战士。”

中尉的眼睛先是惊讶，继而变得固执而愤怒了。忽听他说：

“我不同意。”

“怎么不同意？”我打断他的话头。“不同意执行命令吗？”

“請原諒。但是……”

要是派馬羅契金繞過去，有多好！这样可以少拿几个人的生命去冒险！不过話又說回來，这可能使整个行动受到打击的。不能把人放走。弯曲的道路远远地伸到一边，两下可能中断联系的。万一我碰上地雷，誰代替我呢？不行不行，得大家在一块儿。

我反复地問自己：我有权利采取别的决定嗎？不，沒有权利！于是我擦下鉛笔，說道：

“大家在一块儿。”

馬羅契金的眼睛放光了。

“他是个孩子，完全是个孩子，”我心里想。“血气方刚，象个迷恋冒险的中学生。不过他知道这有多么危险嗎？只怕要蹦跳着穿过布雷区呢。”

这么一想，我又火了，說道：

“請您認真听我說。假如我碰到地雷，您代替我，您碰到地雷，雅可夫列夫代替您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馬羅契金眼睛里已經沒有任性的神色了。

“应当紧紧跟着巴德尔，”他說。“尽可能接近他。一个跟着一个前进。”

“是的，正應該这样。为什么你把他当作小孩子呢？”我問自己。“只因为你的鬚角白了嗎？得了吧，阿尼坎諾夫！別感情用事了！你是个軍人，他也是的呀。”

我想說：“咱們走得過去的，馬羅契金，走得過去的，孩子。”但這時候巴德爾站起身來。我便嚴肅地說：

“前進！”

2

我們走的次序是這樣：雅可夫列夫中士、我、安諾什科夫、庫亞金、馬羅契金。巴德爾不見了。周圍是森林。我們走得很慢，慢極了。可是多么想走得快些啊。全身，每塊肌肉都想往前沖！但是不能夠。鬼知道，萬一巴德爾忽然在前面停下來尋路呢？或是迷了路，在往回走呢？什麼事都可能有的啊！必須沉着，鎮靜，不驚動野獸……

全部希望都在雅可夫列夫身上了。我望見他的背，聽見他急促的喘氣聲。他彎着腰走着，好象我們的眼睛在他身上，我們的耳朵也在他身上……

我們沒帶狗。狗探不出巴德爾的跡跡，因為巴德爾的鞋上擦了去掉氣味的化學藥品。

不，從來沒有一個間諜胆敢一直穿過“狼獾防區”，全是繞過去。我們一向認為，“狼獾防區”的平面圖在戰火中毀掉了，就是敵人，就是埋放地雷、建築“狼獾防區”的人自己，在這里也已經找不着道路了。

森林時疏時密，帶刺的樹枝時而刺痛我們。草木密的地方還積着雪。雪對我們有幫助，瞧，雪上的腳印很清晰。那是新留下的、无可懷疑的腳印……

这里的积雪长期不化。有些地方連林中空地上也有长长的积雪小路，在夕阳下閃着粉紅色的光。夕阳就要隱沒，然而朝阳不久就会升起来。白茫茫的夜姗姗来迟，使人既不能睡眠，也不得安靜。時間仿佛停住了似的。前边是矮树丛、林中小路，小路过去，山脊那边，又是林中小路，上面滿竖着干枯的



树桩，象些胡碴子。如果相信表針的話，我們一共才走了一小时出头呢。却象走了几天几夜似的！不过沒有必要去看表。要紧的是望着雅可夫列夫的背。光望着他的背！不要同他失掉联系！

“发现踪迹 还不等于万事大吉，”我心里有个畏縮的声音小声說。“还不是十拿九穩。有时候，一百个人从路上走过去，第一百零一个却遇到了地雷……”

“我很清楚常有这种事，太清楚了。于是我驅除这些令人丧气的坏念头，尽量不去想地雷。地雷这里遍地皆是。这里的頑石和森林不过是死神——隱蔽的死神的假面具罢了。要喚醒它是很容易的。只要用脚触动一根穿过小路、隱約可見的